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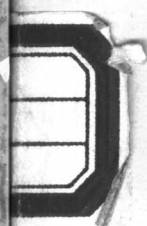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异国卷

无名氏著·二恋
穆时英著·北极风情画
沫若著·落叶
郭沫若著·郭沫若著·落时
张资平著·喀尔美罗姑娘
郭国的田野
张资平著·木马
沉沦
郁达夫著·她怅望着祖

林敏于青 主编

北极风情录

著·音乐会小曲
陶晶孙著·棘心
苏雪林著·壁画
滕固
无名氏著·二恋
穆时英著·北极风情画
沫若著·落叶
郭沫若著·郭沫若著·落时
张资平著·喀尔美罗姑娘
郭国的田野
张资平著·木马
沉沦
郁达夫著·她怅望着祖
著·音乐会小曲
陶晶孙著·棘心
苏雪林著·壁画
滕固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 异国卷

北极风情录

林敏·于青·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风情录/林敏 于青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1

(浪漫文库:异国卷)

ISBN 7-5006-2195-7

I. 北… II. 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605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8 印张 2 插页 398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棘心	苏雪林 (1)
壁画	滕 固 (171)
音乐会小曲	陶晶孙 (184)
沉沦	郁达夫 (197)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张资平 (234)
木马	张资平 (251)
喀尔美萝姑娘	郭沫若 (267)
落叶	郭沫若 (298)
第二恋	穆时英 (383)
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 (406)

棘 心

苏雪林

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诗经·北邶》

我以我的血和泪，
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
慕，写成这本书，纪念
我最爱的母亲。

一 母亲的南旋

醒秋一夜翻来复去地不曾好好安睡。她本来是和母亲对床而眠的，母亲的床，和她的床，相去不过六七尺远，她听见母亲帐中微微有鼾声，很调匀，很沉酣，有时衾褥轻轻转动一下，像母亲在梦中翻身，知道母亲正在沉睡。平常的时候，醒秋若是睡不着，必定唤醒母亲，母女两个谈谈日间的事，或过去一切，消遣漫漫长夜；但今天晚上，醒秋却不敢唤她，因为母亲明天要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改搭海轮回南，在路上有几天

难受的劳顿，所以今夜必得让母亲好好安睡。

醒秋越睡不着，心里越烦躁，她血管里的血也像她脑海里的思潮一般，翻腾进沸，结果浑身发热，太阳穴的筋跃跃跳动，再也不能在被窝里躺着了。她轻轻掀去被的半边，将身子靠着枕头坐起，两眼望着微朦夜色的纱窗，一动不动的发怔。

这时候胡同里的车马，和远处喧哗的市声，早已寂静，不过有时听见巡警喝问半夜尚在街上游行的人，风又送来几阵狗吠，和一声两声小孩的啼哭，除此之外，外边真是万籁俱绝，大地像死了一般。但室中各种微细的声音，却真不少，桌上时钟滴答滴答，板壁的毕毕剥剥的爆裂，鼠儿的悉悉索索走动，飞虫头触窗纱冬冬似小鼓的响……这些声音，白昼未尝没有，但偏偏听不见，更深夜静时便加倍的响亮与清晰，打入人的耳鼓。白昼是“色”的世界，黑夜是“声”的世界。

醒秋记得去年在故乡山中，和母亲睡在书屋里避暑。那间书屋建筑在半山上，开窗一望，一座十几丈高的青山，几乎伸手可以摸到，流泉响于几席，松影绿压屋檐，清幽绝俗。

一夜醒秋睡不着，便下床打开窗子，向外眺望。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远难以忘却，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圆的暗云蓝纸，没有月光，但星光分外明朗，更有许多流萤，飘忽去来，像山的精灵，乘着炬火跳舞，满山熠熠烁烁，碎光流动，夜已三更，空气非常寂静，但耳中只听见四山幽籁，萧萧寥寥，飐飐瑟瑟，如风水相激越，如万箔春蚕的食叶之声。泉声忽高忽低，忽缓忽急，做弄琤琮曲调，与夏夜虫声，齐鸣竞奏。这些声响，都像是生命和情感的，白昼潜伏着，一到夜间，便被什么神秘的金刚钻解放了它们的灵魂，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

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么神通，凡不能和不易听见的声音，也能听见：她仿佛听见松梢露珠的下坠，轻风和树叶溫柔的亲吻，飞虫振翅的薨薨之声，繁星的絮语，草木的萌芽，宇宙天灵的叹息。

她坐在窗前，沉浸在空灵感想里，一直到天明。

“明天母亲就回南去了。”醒秋心里这样念着，不觉涌起无限恋别的情绪。她的母亲一生没有到过北京，这次为醒秋的二弟完姻，特别和父亲到京里来。婚事完毕之后，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遥一下，因为母亲的半生生命都已消磨在忙碌中间。但她在北京还住不到一个月，祖母却于南方故乡不住寄信来催她回去，说家务没有人照管，她自己又上了年纪，不能操劳了。母亲对于祖母，本来是绝对服从的，奉了严符之后，只好和北京作别，决定南归之计。

醒秋那时在北京某高等女校读书，因离家太远，只能暑假时回乡一次，这一年母亲到京，她没回乡，由学校搬出来和母亲同住。母亲那时是寄居于一个表亲家里，父亲却寄住在同一条胡同的亲戚家。

她曾陪母亲游玩了太和三殿，陪母亲在中央公园老柏树下喝过汽水，陪母亲到过三贝子公园，这一个月是她生命中最甜美温和的一页。

她从15岁起，就离开家在省里读书，现在又来到北京，客中凄凉的况味是尝惯了，但她总萦念着母亲。平日看见北京同学，随着母亲到处游玩，便不禁欣羨，只恨自己的母亲不在北京，不能享到这样天伦的乐趣。照普通人的心理讲：20以上的青年男女，正是热烈追求两性恋爱的时代，他们所沉醉的无非玫瑰的芬芳，夜莺的歌声，所梦想的无非月下花前的喁喁细语，

和香艳的情书，所能刺激他们的只有怨别的眼泪，无谓而有趣的忌妒，动摇不定，患得患失的心情，但在醒秋，这些事还不能引起什么兴味。一则呢，她小时便由家庭替定了婚，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二则呢，她生于旧式家庭中，思想素不解放，同学虽然大谈并实行恋爱自由，她却不敢尝试的。况且她的一片童心，一双笑靥，依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只有依偎于慈母膝前，便算她的至乐。

现在母亲到北京来，她可得意极了。她若在公园等处，碰见同学，必定远远地跑过去，将她拖到母亲跟前：“姊姊，我给你介绍，这是家母。”同学们若和她母亲说话，她就替她们双方翻译，因为母亲听不懂北京话，而且又是满口乡音的。这时候她对于母亲，对于那同学，甚至对于她所接触的一切，都发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灵魂深处涌起感谢的眼泪，同时又充满了类似虚荣心的骄傲。呵！这一幅天性描成的“慈母爱女图”不值得展示于人吗？有时她特意到学校邀几个同学来家吃饭，谁都知道她家里有一个母亲，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

“明天母亲便回南去了。”醒秋又这样默念着，她本想挽留母亲在北京再住几天，但有什么用？住了几天，结果还是要回去的。她又想跟母亲回南，但父亲说：他自己是要留在京里等候什么差使的，可以陪伴女儿。况且学校不久开学，家里住不几天，还要回京，这一趟往返，无非是多花盘缠多吃辛苦，有什么意思呢？父亲的话很有理，醒秋是遵从了。一个月的光阴，过得比箭还快，才迎接了母亲来，又要送母亲回去。这些日子的愉快，好似一个朦胧的梦。离别的悲哀弥漫在她心头，但只是散散漫漫，昏昏晕晕的描不出明确的轮廓，因为她和母亲的分离，原不止一次，若说这一回特别悲伤，那也未必。

窗外一阵风过，便是一阵阵潇潇淅淅的繁响，似下了雨，又像睡在船里听半夜的江涛，醒秋知道那是秋风撼着庭树。她思索不知过了几时，精神渐渐宁谧。窗纱眼里，透进如水的夜凉，觉得有些禁受不住，便仍向被里一钻，朦胧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秋被一种轻微的步履声惊醒了。她张开惺松的眼，见天还没有十分亮，室中仍是黑沉沉的，屋角里有一个黑影儿，徐徐在那里动，轻脚轻手像怕惊醒了床上的她，她知道母亲已起来了。

“母亲，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这时候不到四点钟，离你动身的时刻还早得很呢。”

“你好好再睡一忽儿罢，我的箱子还有些没收拾好，而且你的衣箱也是杂乱的，我趁这时候，将它们整理整理，好让你带到学校里去。”

醒秋将头向枕上一转又睡着了。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预定的驷车辚辚的到了门前。大家都起来了。梳洗完毕后，父亲说这里离车站太远，来不及在家里吃早饭了，不如到车站咖啡店里去，一面等车，一面吃点心。

行李送上车后，母亲的铺盖也由仆人捆扎停当，桌上梳洗的用具，以及零星的物件，装入一个小藤提包，由醒秋提着。母亲由醒秋和仆人扶掖上了车，醒秋和去送别的表婶也跨上车去，仆人跨在车沿上，他是护送母亲回南的人。父亲，表叔，及醒秋的二弟是另外一辆车，新妇由母亲教不要送，昨夜来预先送了行，回到她母家去了。

一下劈拍的鞭声爆裂在驷背上，车轮便转动了。北方驷车的好处，不是亲自坐过车的人是不能领略的，里面虽垫有厚褥，却是一搭平，客人坐着时，两条腿要笔直伸着，腰里既没有东

西倚靠，便晃晃荡荡地半悬在空中，穹形的车蓬，恰恰抵住人的头顶，车一震动，头便碰着车蓬上的钉，碰得生痛。这样坐车真是活受罪，母亲向来没有坐过这样的车子，被它一颠，便觉得头脑昏眩，胃里一阵一阵翻起来，几乎要呕吐。醒秋赶紧将身子撑起，教母亲靠在她身上，又教表婶打开藤提包，取出热水瓶，倒了一杯开水给母亲喝，才使她心里略为安定些。

车夫不住地扬鞭吆喝，壮健的黑骡拖了这辆车向大路上快步前进，骡儿的长耳，一摆一摆动摇，与得得的蹄声相应和，谱成和谐的节奏。车里三个人像受这调匀节拍的催眠，不说一句话。

都市睡了一夜，已经在清晓的微风和黄金色的阳光中苏醒过来，又要继续它一天的活动了。道路两旁的商店逐渐的开了门，行人也逐渐加多，市声也一刻一刻的增加喧闹，汽车呜呜，风驰电掣的过去，背后蹴起一片飞沙，人力车在大街上东西奔驰，交织出不断的纬线。人们负着不同的使命，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车马中穿来挤去，清晨的爽气，洗不了他们脸上积年被生活压迫的黑影，他们还要被生活无形的大力鼓动着，早忙到晚，晚忙到早，一直忙到坟墓方才休止。道中时见粉白黛绿的旗妇，醒颀的喇嘛僧，拖着辫子的乡下遗老，更有一群一群高视阔步的骆驼，带着大漠的荒寒，使这莽莽黄沙的北国，更抹上几笔寒伧陈古的色彩。

走了多时，车儿到了大前门了。这地方比以前走的街道，更为广阔，远远望去，只见络绎的车马，如潮赴壑，如蚁趋穴，争向那高大的穹门底攒凑。那宏伟壮丽的建筑，张开它翼然的巨影，俯视蠢动的北京，在朝曦中庄严地微笑。

过了前门行了不多的路，便是火车站，骡车停在车站附近

的咖啡店前。醒秋和表婶扶母亲下了车，父亲和表叔们也赶到了，进了饭店，拣个座头坐下。要了六份可可茶和一小篮面包，大家开始用早点。仆人是到店后去吃的。

吃完点心，付了茶钱，火车已停在站前，行李上了车后，人也接着上去。那辆车子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除了醒秋一群人，没有别的旅客。

火车还有 20 多分钟才开，大家便陪母亲坐在车厢里，说着闲话，所谈的无非是坐海轮的经验以及父亲等着差使后好回去的话，表叔是个忠厚长者，他不住安慰母亲说：海船的生活比火车安静自由得多了，虽然有时不免风波颠簸，但躺着不起来，也就没有什么了。他又劝母亲到天津或烟台的时候，买些水果，晕船时吃了可以开胃。

但母亲并不答言，她默默的坐在那里，像被什么忧愁侵袭着。忽然间她眼中闪映着莹晶的泪光了，这泪涨开，成为豆大的颗粒，由颊边一滴一滴的坠在怀里，她已在无声的饮泣了。

醒秋突然间也感到离别的痛苦了，这个痛苦自从前两天起便已蕴酿在胸中，本是模糊的一片，现在才变成了具体的感觉。她的心为这痛苦所牵掣起了痉挛，眼泪也不知不觉地流出来了。

父亲和表叔停止了谈话，想用言语来安慰母亲，但母亲这次的饮泣，似乎不是为着惜别，像另外有所感触。她一尊石像般端端正正坐着，两眼直直的不看任何人，大滴的眼泪，由她苍白的颊边，继续下坠，也不用手巾去揩。好像一个暮年人沉溺于感伤的回忆里，好像有无限的委屈，不能申诉，借流泪来发泄似的。

她愈泣愈利害，终于呜咽出声了，这分明有什么撕裂心肝的痛楚抓住了她，这分明有什么深切的悲哀挝炙着她的灵魂，使

她不能不呻吟出声。

她是尝惯了离别的滋味的，每年和丈夫别离，和上学去的儿女别离，分手之际虽然不免洒泪，但何尝悲痛到这个地步？

这情形的严重，奇异，这情形的突如其来，了无端倪，使车厢中五个亲人灵魂受着一种沉重的压迫，发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想找出话来劝解，却又一句说不出，只落得你看我，我看你，张皇失措。

表叔终于缓缓地开了口：

“我想大嫂子是舍不得离开醒秋侄女吧？现在离开车还有几分钟，何不去补买一张票来，让她娘儿两个一同回去？”

“如何，教醒儿跟着你一同回去？”父亲也没有主张了，低声向母亲问。

母亲将头摇了一摇，表示她不赞成这样办。

汽笛呜呜的叫了一声，旅客如潮水般涌上来了，母亲的车厢里也进来了许多人。这时母亲已拭干了眼泪，从醒秋手中接过藤提包，保住自己的坐位，父亲再三嘱她一路保重，表叔和表婶也和她珍重的道了别。汽笛又叫了一声，车轮动了一下，大家不能再在车上停留了，只得硬着头皮逐一下了车。第三次汽笛叫时，车头忽打忽打的开动，拖着一列一列的车，向南驰去，醒秋模糊眼泪，还见母亲灰白的脸，探在窗口，含愁微笑，向送别的人点头。

长蛇般的列车，在空间渐渐消失了，只有一缕黑烟，袅袅在青苍的天空中拖着，和离人寂寞的心绪，纠缠在一起！

二 赴 法

“醒秋，看见了这张广告么？你想到法国去不去？”一个同学拿着一张报纸，走到醒秋的书桌边，含笑问她。

醒秋这时候正在写一封家信，她将笔向桌上一摔，说道：“看过了，没有什么意思，我如出洋，就得到美国去，法国太危险，听说有许多勤工俭学生饿死在那里呢，况且法文在中国也不通行，学了没有用。”

“这回不是勤工俭学的那回事了，是特别办的海外大学哩，至于说法文没用，那也不然，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是世界有名的，你不是想学画吗？学画就得到法国。这次海外大学招考，我是要决意去试一试了。”

“你是粤籍人，照章程上说，投考这个大学，倒是值得的，但何必性急呢？像你的英文，很有些程度，明年考清华留美，不更冠冕堂皇么？”

“清华难考，呵！简直难于上青天，我是不敢作这个希望了。一年一年的蹉跎下去，实在受不了，不如抓着机会就出洋，管它是哪一国。”那位同学叹息着说。因为她有许多与她程度相等的朋友考清华而失败了的。

“我想法国也难考呢，落第，不羞人吗？”

“到法国去的人到底不多，我想你我的程度，总不会考不取的。不然，不告诉人就是的，谁来笑我们？”

醒秋接过同学手中的广告，又细细地读了一遍，广告上说海外大学是广东政府办的，粤籍的学生不但不花路费和学膳费，翻转来还要领取学校的津贴。他省的学生，则一切费用自备，但

为学校种种帮助的关系，比之留美的费用，要便宜一倍以上。醒秋在北京高等学校读书，每年要花费二三百元，现在这个海外大学的费用，和北京相差有限，她赴法的心，遂不觉怦然而动了。

醒秋对于学问本来有些野心，但她小时没有好好读书，后来在本省一个师范学校胡乱求了几年学，本省风气极其闭塞，学校程度也异常之浅，她毕业之后，英文只读了半本卷首，算术只学到浅近的代数。到北京后，进了女子高等学校国文系，每周有五小时英文。她对于这蟹行文字，特别用功，两年以来已经能看明顺的西文书，能写一封短信了，可惜根基太坏，她的成绩和别的同学相比，究竟差得远。要想考官费留学，自然是个幻想，自费呢？家庭无论如何，是不肯替她出这笔费用的。然而她极想出洋造就些比较高深的学问，现在看见留学法国的种种便利，自然不免雄心勃勃，想借此机会，实现她数年来趁长风破万里浪的梦想。

“密司宁，你已决定去投考了？”

“决定了，你呢？”

“既然你要去，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我的英文太蹩脚，算学一点不懂。凭我自知之明，我是不作考取希望的。”

“谁的程度又比你高了？本来说大家去玩玩。”

“大家去玩罢，我们国文系里还有谁去？”

“谁都不愿意，一听到法国，个个摇头，以为要和勤工俭学生遭同一不幸的命运——但英文系里密司陆说要预备去考。”

“密司陆也是广东人，她应当去。现在距离考试日期还有几天？”

“不过一星期，考取后一星期就要预备动身。”

“这样匆促么，好好，我们明天起，来预备考的功课罢。”

醒秋虽被密司宁一番纵恣，和海外大学招生的广告，打动了心，但她虽然想出洋留学，却永远没想到赴法国。“法国”两个字和她留学梦幻，凭空发生了关系，到底觉得勉强。而且这个海外大学的名词，又从来没有听见人说起过，不比“剑桥”、“哥伦比亚”之动听。再者考期和行期又都这样仓促，更使她的直觉上感到这次留学的性质，有些儿戏了。

她虽然对密司宁说要预备投考的功课，其实不过这样说罢了，她依然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晚饭后她看见密司宁和密司陆同坐在课堂中，摊开一本几何学，很用心地在纸上练习那些例题，她不禁笑了：“你们真的用起功来了吗？”

“不用功怎样”回头考不出来。你的功课预备得怎样了？”宁低头写她的算草，一面回答她的话。

“不瞒你们说，我就想预备也无从预备起，因为我根本没有学这个劳什子。”

她对于几何，确是没有学过，但觉得一点不预备，有些对自己不起，只得捞起一本英文文法来念，不过一面念，一面自己好笑，她觉得这次去考，一定是不能录取的，无非像密司宁所说，大家去玩玩罢了，既然是玩的目的，又预备什么功课呢？

她写信给在京的父亲，提起预备考海外大学的事，但轻描淡写的几句，表示对于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热心。又嘱父亲连表叔都不要告诉，怕人家将这事张扬开去，后来考不取，使她难为情。写信给故乡的母亲时，却一句都不谈，母亲离京后已过了两个星期，早平安的到了家了。

一星期的光阴，一霎眼就过去了，密司宁已托人在海外大学招考部，去报了三人的名，缴了相片和卒業文凭，到了考期

便相约带了文具到招考部去考。醒秋看见她们二人“若有其事”的神情，只是要笑，因为她总将这件事当儿戏。

考场借用某校的课堂，那天入场的学生约有一百人，女学生不多，连醒秋等三人一共是六个。学生是分做两个课堂考的，醒秋和宁陆两女士同在一个课堂，而且还同坐在一排。

考题分三次发给：第一次是国文题，教考生叙述他将来预备研究的学科，这题目很容易，醒秋没有起草，便挥洒了一千余字，说她将来要到法国学油画。缴了卷后，领下英文题，一共有两题，一个是《国民教育的重要》，一个是《公园散步》。第一题是议论，醒秋当然做不出。第二题她恰于英文补习教员处，做了一篇中央公园游记，这一来真是得其所哉，连忙默写出来，又添了些枝叶，一共也有二三百字，也就算缴了卷。第三是算学题，共12个，这可坑杀她了，那些例题，她都没有学过，横看不懂，竖看也不懂，想问密司陆，只见她一手托住额角，似在苦心思索，便偷窥密司宁，她两眼注视着题纸，脸上也是一派苦闷的颜色，只将一枝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糟了！糟了！”醒秋暗暗心里叫苦，已经打破了两道难关，谁知最后还有这一条跳不过的天堑，我真不该来考了。

醒秋在本省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对于校章颇能遵守，品行的分数总算是优等的，不过她有一端不好的脾气，便是考试时最爱作弊。但她的作弊，不为她自己，却是为的别人。她读书的天资甚好，功课除算学、音乐外，样样都有八九十分以上的成绩，国文尤其擅长，每遇考试时，关于国文方面的功课：如历史，地理，修身等课，她从来不着急的。同学中年龄过长，文理不甚清顺的人，预先和她约好，遇到考试困难时，便请她加以援助。那时担任这类功课的教员，大多是躬身曲背鬓发苍白

的老先生，对于女学生很客气，出过题目后，往往拉过一张椅子坐在讲坛上看他的书，名为监考，讲坛下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问的。于是醒秋便可以大展其替人打抢的手段。她将自己的试卷一挥而就后，便打开那一团一团由隔座传递来的小纸条，看过后就提笔向纸上写，写完又搓成纸团抛掷过去，一小时以内她能接连替三四个人打抢。

后来监学渐渐知道她们的事了，便亲来监考，在那几位形迹可疑的学生座前，旋转不停，对于醒秋更特别注意。一见她将纸卷写完便强迫她交上去，而且立刻将她赶出课堂，这样严厉的监视之下，常使好几个学生曳了白。

但醒秋虽失败了一两次，她却又学了乖。她接到自己的试卷后，不急急去写她的答案，她装做不懂的样儿，坐在那里冥心搜索，眼睛却溜过去看同学送给她的暗号——那是预先约定的，第几题答不出，便伸着几个指头——得到暗号后，立刻就写小纸条，趁监学一转身，便立刻抛过去。除此以外，她们传递的方法还多着呢：她故意到他人座上借削铅笔的小刀，或者那个同学端着砚台到她桌边讨几滴水……神不知鬼不觉间便把电报打通。监学虽明知醒秋还是不老实，会当着她的面弄鬼，但捉不着她的真赃，也没奈她何。

醒秋如此喜替人打抢，若说完全出于救助同学的侠义心，那也不然；她不过借此卖弄她游刃有余的才力，而且这样干犯校章的秘密活动，也有一种特殊风味，在同学挤眉弄眼，提心吊胆的神情中接过小纸圈，在惴惴于痕迹透露的心理状态里，千方百计的将它转送过去，一面提防监学的眼光，一面又暗暗嘲笑她的疏忽和上了她们的当。这些事在略带顽皮天性的醒秋看来，实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